



三世仇

东风文艺出版社

第一場

时 間 一九四五年秋。

地 点 王家庄村外。

(二幕前：活剥皮大搖大摆地上。

活剥皮 (唱花搖板)

王二爷我家住王家庄上，
又有錢又有势独霸一方。
日本来我当的維持会长，
皇协軍兼队副趾高气揚。
催軍粮派捐稅經常領賞，
杀八路斬刁民效忠天皇。
前几月大皇軍繳械投降，
委員长发大兵进驻庄上。
我只說当汉奸无有下場，
又誰知不換药只是換湯。
国民党和皇軍一般模样，
我王二人与財秋毫无伤。
凭着我手腕高銀錢奉上，
王家庄我又把联保主任当。(提)

哈哈……我，王龙翔，排行老二。大哥龙飞，早年去世。三弟龙翱，曾在国民党二軍当过副官，可惜他也短命亡故。撇下一子名叫凤洲，年滿二十就在国軍里混上了个連长。三弟妹黃氏，一心守“节”不願改嫁；我王龙翔，自从死了老婆以后，也不想再娶，直到現在我和三弟妹也沒分家，她治內，我挡外，真是生財有道，治家有方，福祿寿禧，我們算是占全了！哈哈……哼！誰知道庄上的穷鬼們看我的日子好过，背地里咒罵我是“活剝皮”！哼！真他媽的想造反！

（唱花搖板）

穷鬼們叫我活剝皮，
 此恨暗暗記心里。
 背地里咒罵我不理，
 若要是当着面我可不依。
 昨日里进县城給县长送礼，
 好烟土三十两大洋二百。
 县太爷他和我称兄道弟，
 从今后我有了自己衙門。
 想起了这件事叫人欢喜，
 回家去見弟妹細对她提。（留）

哈哈……（下）

〔二幕启：村外，王老五地头。远处一片秋色，近处几株

桃树，黄叶稀疏，飘落坠地，凄凉秋风，嗖嗖作响。

〔内王老五（唱苦音尖板）〕

天不下雨地干旱，

〔王老五扶犁，虎儿娘、虎儿、小兰吃力地拉着犁上。〕

四 人（接唱）累的人力尽汗流干。（扎）

虎 儿（一面挣扎着拉犁，一面性急地嘟囔着）快一点吗！

都用一点劲，天到啥时候了，才犁了几个来回！

小 兰 妈，我实在拉不动了。

虎 儿 你……

王老五 算啦！咱们再歇上一歇，缓口气再拉。

〔众坐地歇缓。〕

王老五 唉！这天旱地硬，少人缺劳，想起这往后的光景，真要把人愁死了。

（唱苦音拉锤搖板）

地薄又遇天大旱，

一身汗水湿衣衫。

财主家骡马成群槽上拴，

穷人家人当牛马把犁牵。

想起了冤死的儿子心伤惨，

撇下我一家老小力量单。

活剥皮不把我怜念，

差张九逼我卖地连二三。

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实实叫人发熬煎。

虎儿娘 爹爹呀！

（接唱）劝爹爹莫要心痛酸，

媳妇有言听心间：

怪只怪老天杀人不眨眼，

咱命里注定受可怜。

虎 儿 （接唱）不怨命来不怨天，

只怨财主黑心肝。 （提）

虎儿娘 你胡说什么，叫外人听见，又要惹事了。

虎 儿 怕什么！财主他享他的福，我们种我们的地，他把我咋啦？爷爷！你不要发愁，咱们人穷没牲口，可有我媽和我哩！人拉犁也能把庄稼种上，白天拉不完，晚上再拉，我就不信，有地有人还能饿死！

王老五 娃呀！不能蛮干，你媽是个病身子，你和你妹妹还小，往后的苦日子还长着哩……唉！不说了，干活吧！

虎 儿 娘，我看你跟小兰合伙拉一根绳，我一个拉一根，这样会快一些。

虎儿娘 唉，又要你那二杆子劲，媽我能撑得住。小兰！咱们快拉，拉完了好回去给你吃饭。

小 兰 哎。

〔四人扯绳拉犁下。活剥皮上。〕

活剝皮 (唱花搖板)

大搖大擺回家轉，

不覺一時到村邊。(提)

唔！這不是王老五一家子在犁地嘛！他媽的，我一看見這塊地就生氣，這畝兒八分地，離我家門不遠，又連着我的地畔，還有這幾棵桃樹，三弟妹早就看上了眼，一心要在这蓋几間房子，她好搬出來住。其實搬不搬還不是那麼回事，可是三弟妹說，這樣一來，為的是擋擋外人的眼，使我和鳳洲名譽上好聽些；二來嘛……家里使喚的人多，也省得我早晚出出進進不方便。我叫張九去找王老五探了几次，誰知這個老東西竟然執意不賣這塊地，這不是故意詛二爺我生氣嗎？(吸煙、稍停) 嗯，不行，這塊地我是非弄到手不可。正好，他們一家都在这，等我把他們叫過來，親自和他商議商議。(招呼) 喂！老五，這麼早就翻地阿？

(王老五一家拉犁上。)

王老五 啊！是二爺。(放下犁上前)

活剝皮 歇一歇，歇一歇，看把人累成啥了嘛！

虎兒娘 二爺來了。

活剝皮 唔！大全媳婦也在这，聽說你這些日子不是有病嗎？怎麼能干這麼重的活呢？老五，你也太死心

眼了，有难处應該給我說嘛！今年雨水缺，地不好种，不要逞强，人要紧。这样吧，等会，我叫伙計給你套上两个騾子，这点地，一会儿就耕完了，你們还是回家歇着去吧！

虎儿 沒牲口，咱用人拉，我們用不起財主家的牲口！

虎儿娘 （一把將虎儿拉到身后）娃娃家，靠后去！（向活剝皮）二爷，节气还早，能赶上，用不着麻煩你了。

活剝皮 嗯！看你把話說到哪里去了，这有什么麻煩的？咱們都是王家人嘛，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嘛？嘿嘿嘿……

（看看地）哎呀！老五，你是个老庄稼人嘛！怎么这地耕的……

王老五 唉！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能耕好嗎？

活剝皮 可不是嘛，依我說还是……

虎儿娘 二爷，你有話就說吧。

活剝皮 好，那我就实說吧。老五，你如今上了年紀了，大全媳妇又是個病人，娃娃們还小，种地可是个苦差使，掙死掙活也不一定能混个好光景，倒不如倒騰些錢，做个小本生意，轻轻松松賺些錢，发财致富倒来得快些。（見王老五不理，轉身对虎儿娘）唉，大全媳妇，你是会过日子的人，你說是不是？

虎儿娘 二爷，我們祖祖輩輩都是靠种田过活，庄稼人，

不做庄稼哪行啊！再说，这二年日子越过越紧，
欠下人家的债，还拖着还不起，上哪里弄本钱做
买卖哩吗？唉！

活剥皮 噢！

（背弓唱搖板）

听他言我暗欢喜，
正好下钩吊鲤鱼。
借题我要施巧计，
转过身去笑嘻嘻。（对王老五）
为你家日月光景我想好主意，
叫声老五听仔细。（斜）

老五，你不如把这块地卖了，换来本钱做个小买卖，
过几年赚下了钱，娃娃们也长大了，到那时，
再置上几亩地不是一样吗？

王老五 这——

（背弓唱苦搖板）

他说来说去想买地，
心里面打的是鬼主意。
庄稼人没地无根底，
好比那鱼儿没水树无根。
纵然你有千条计，
花言巧语难把我欺。（提）

二爷，这块地是我一家人的命根子，好歹还指望

它打些粮食，垫补着糊口度日哩。

虎儿娘 是啊，再把这块地卖出去，往后一点指望都没有，那我们一家大小可真的要喝西北风了！

活剥皮 嗯——要不然这样也行，你把地交给我，我替你种，没吃的就到我家挖个斗儿八升的，也算不了什么；我再借给你一些钱，做个小本买卖，好赖把这青黄不接的季节渡过去。等到明年有钱还我，没钱也没有啥关系，反正咱们自己爷们，咋说也好办嘛。

王老五 不！不！我们还是凑合着种地，做生意，咱没有那样的本事。

虎儿娘 爹说的对，二爷，如今我们还能将就着过，等以后……

活剥皮 往后我的公事忙，可没有闲功夫来管你们的事。
老五！你可要拿好主意，我可是一心一意为你们的苦日子打算哩！

王老五 二爷，地，我是万万不能卖的。

活剥皮 （威逼）王老五！你放明白点，我王龙翔倒不缺你这一星半点薄地，我是一片好心，你可别将好心当了驴肝肺！

虎儿娘 二爷一片好心，我们领情就是了。

活剥皮 哼！

虎儿 爷爷，天不早了，快翻地吧！

王老五 嗯。（收拾农具）

〔虎儿、小兰拿起绳索准备拉犁。〕

虎儿娘 二爷！天不早了，我们不耽擱你的公事了。有什么事，往后再说吧！

虎儿 娘，快来呀……

虎儿娘 哎，来啦！二爷你请回吧。（四人拉犁下）

活剥皮 （瞅着王老五一家背影）哼！不认抬举的东西，咱们走着瞧，嘿嘿嘿……（怒下）

〔二幕闭。〕

虎儿 （又上，对活剥皮背影）呸！活剥皮，野骡子，拿着你弟妹当小婆子……

〔虎儿娘、王老五、小兰上。〕

虎儿娘 虎儿！你这孩子，又想惹祸呀！

王老五 （气忿地指着活剥皮的去影）哼！活剥皮！你这一回算是打错算盘了！我老汉五六亩好田，都让你一回一回骗着霸去了。如今只剩下这亩儿八分地，你还想给我连锅端走，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活剥皮呀！这一回不管你出什么鬼主意，我不卖就是不卖！

虎儿娘 爹，咱们心里有数就行了，何必和他执气！

王老五 哼！（越说越气）前几年因为短了几斗鬼子军粮，就被他将我儿子大全打的死去活来，年三十吐血死去。如今他倒发起慈悲来了。说的倒好听，又

是借粮又是借钱，等我把粮吃了钱用了，这块地又算是他的了。活剥皮呀！我想起我那大全，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个仇，我就是进了棺材也忘不了！

虎儿娘 （哭泣地）唉！过去伤心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爹，天快黑了，耕地要紧。

虎儿 爷爷，地是我们的，就是不卖，看他能咋！

王老五 （难过地）虎儿，小兰，你兄妹二人眼看着就要长大了，爷爷我老了，没有几年的活头了，一辈子受苦受罪，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就只剩下这亩儿八分地……

虎儿娘 （截住话）爹，越说越长了，还是快耕地吧。

王老五 唉……（擦泪）

虎儿 爷爷，你放心，等我长大了，非杀了活剥皮这个狗娘养的，给咱家报仇不可！

王老五 虎儿呀，爷爷盼你快点长大，为咱家出这口冤气！
（唱七锤代板）

虎披羊皮把人骗，
财主生就黑心肝。
任他装出假慈善，
任他巧语又花言。
为人上当只一遍，
岂肯再鑽你套圈。

我和你井水不把河水犯，
再想霸地难上难！

哼！

〔王老五一家下。〕

——幕 落

第 二 場

時 間 一場的有一天。

地 點 活剝皮家庭堂。

景 物 庭堂正中設置屏風，上懸“福德堂”小匾額一塊。一
桌二椅，兩側懸有紗帳，桌上擺設座鐘、罈瓶、食品
茶具。

〔幕啓：三水狼手捧白銅水烟袋扭捏品麻地上。〕

三水狼 嘻嘻嘻嘻！（狐騷地一笑）

（唱花搖板）

過了中秋，又過重陽，
桂花落了菊花黃。
日本投了降，
來了國民黨，
改朝換代都一樣，
咱家的光景一年倒比一年強。
誰人不曉我“福德堂”，
有錢有勢霸一方；
家有好地三百畝，
前庭後院盡瓦房。

我儿子国军里面他当连长，

那个敢惹我“三娘娘”。

我二哥名叫王龙翔，

地方上当官威名扬；

他是庄里的小皇上，

我是他治家管家的秘密娘娘。（提）

（向内）李妈！饭做好了没有？（内应：“好了，三奶奶”）老刘呀！水挑了没有？（内应：“挑了”）草铡了没有？（内应：“没铡呢”）哎！怎么还没铡？真是一群饭桶！家里这些扛长工做活的，没一个好货，一离开眼就象给皇军磨洋工一样。不给我好好地干活，真把人能气死！张九！（坐下抽水烟）

（张九内应： 哎，来了，三奶奶！

张 九 （上数快板）

吃吃吃，吃、喝、嫖、赌、抽，

坑、崩、拐、骗、偷，

事事我在行，

样样我拿手。

见了佃户我两眼瞪，

见了东家我就磕头。

张九本是我名諱，

有个外号叫“秃尾巴狗”。

(进庭堂，点头哈腰地) 三奶奶！是你老人家叫我呢？

三水狼 嗯！（吹掉烟灰）

张 九 三奶奶叫我有啥事哩？

三水狼 张九呀！

张 九 我听着哩！三奶奶，有话你尽管吩咐。

三水狼 今年天旱，收成不好，你得安排一下伙计们把骡子拉上，大车套上，分几路收租，在场上过粮，谁也不能拖欠。凡是夏收短了租子的佃户，都要和秋粮一起交清。驴打滚的利，一颗也不能少！

张 九 三奶奶放心，收租的事，小的早就安排好了。

三水狼 要心放狠，手放硬，多长心眼。穷鬼们谁敢不交，就把他捆到联保处，让你二爷给他算账。

张 九 那是自然的。

三水狼 还有王老五的那块地，怎么样了？

张 九 人家不卖有什么办法呢？

三水狼 不卖？哼！不卖也得卖！要立逼他写下卖地契约！你要再拖拖拉拉，叫我盖不成房子，我就和你二爷，还有你，不得零甘！

张 九 三奶奶，你老人家不要生气，我一定照办，照办！

(活剥皮气呼呼地上。)

张 九 哎，二爷回来了。（上前接过帽子，扑打灰尘）

三水狼 快去，让李媽赶快燙酒炒菜。

张 九 是。（下）

三水狼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真把人等的都能急死！

活剥皮 真真把我能气死，——咳嗽！

三水狼 又跟誰生这么大的气？

活剥皮 哼！王老五！老子拿他当人看，好心好意和他当面商議那块地的事，誰知他……

三水狼 怎么样？

活剥皮 他媽的，他竟敢說不卖，真是不识时务的混賬王八旦！

三水狼 哼！他好大的胆子！我看这个老东西，是穷的发昏了。放着大洋票子不要，拿着这块地当成宝贝疙瘩啦？哼！他不卖，咱偏要头！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老混蛋！

（唱紧搖板）

我不信穷鬼骨头比鉄硬，

分明是想拿鸡蛋碰石头；

这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天生一副贱骨头。（硬提）

（生气地）啊，噓噓噓……气死老娘了……

活剥皮 哼，还能由了他，你放心，我有办法。

三水狼 （施展激将法）还說有——办——法哩！盖房子的事，可是你給我許下的願，这么些日子了，連一

块地皮都搞不到手。房子还不知道哪辈子才能盖起来呢？

活剥皮 你甭急嘛！到明年春天，我保险给你有你的新房子住。（拍肩）

三水狼 算啦！算啦！又卖牌呢？这些话我早就听够了。我看呐，我的事你总是不当正经事办咯。要是城里头你那些什么“凤”呀，什么“莲”呀的事，你呀，你跑的比谁都快。咱这乡下“土包子”哪能比得上城里的牡丹香嘛——

活剥皮 咳！你说了些什么嘛！好了好了，快把张九叫来，叫他马上就办。

三水狼 到底咋办呢？

活剥皮 你先把人叫来再说。

三水狼 （向内）九！

张 九 （应声上）来了，来了。二爷，三奶奶，酒饭即刻就好。嘻嘻！

活剥皮 老九。

张 九 侍候二爷。

活剥皮 明天早晨，你去到王老五的地头，把那儿几棵桃树给我砍了！

张 九 二爷，这是为什么？

活剥皮 为什么，你用不着问。

（唱紧搖板）